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六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天禄

謄録監生臣李德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六

錢塘 王琦 撰

外記一百九十四則

李太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天寶遺事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譽每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下時人號曰李白粲花之論天寶遺事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為醉聖天寶遺事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字帝敕宮嬪數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筆呵之遂取而書其詔其受聖眷如此天寶遺事

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因酒酣顧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幸任人

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明皇曰學士毋乃有所飾　天寶遺事

寧王宮有樂妓寵姐美姿色善謳唱每宴外客其諸伎女盡在目前惟寵姊客莫能見飲故半酣詞客李太白恃醉戲曰白久聞王有寵姊善歌今酒殺醉飽羣公宴倦王何怯此女示於衆王笑謂左右曰設七寶花障召寵姊於障後歌之白起謝曰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

矣天寶遺事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攜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搔首集雲仙雜記

李白遊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吳膠粉捧乞新詩白為題訖僧獻元沙缽綠英梅檀香筆蘭綿𧙗紫瓊霜海墨徽言雲仙雜記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鼇客李白

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鼇以何物為鈎線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蜺為絲明月為鈎相曰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時相悚然侯鯖錄

唐劒具稍短常施於脇下者名腰品隴西人韋景珍有四方志呼盧酣酒衣玉篆袍佩玉䩨兒腰品修飾若神人李太白常識之見感遇詩云玉劒誰家子西秦豪俠兒謂景珍也清異錄

舊聞李太白好飲玉浮梁不知其果何物余得吳婢使

釀酒因促其功答曰尚未熟但浮梁耳試取一盞至則浮蛆酒脂也乃悟太白所飲益此耳清異錄

薛稷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學術名冠當時學書師褚河南畫蹤閻令秘書省有畫鶴時號一絶曾旅遊新安郡遇李白因留連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像一壁筆力瀟洒風姿逸發曹張之亞也二跡之美李翰林題讚見在太平廣記　按薛稷本傳稷坐竇懷貞事賜死開元元年七月中事也是時太白年甫十五未出蜀中安得與稷相遇於新安郡益傳聞之譌也

李太白有薛稷之畫贊 宣和畫譜 按稷薛畫贊本集不載蓋已佚之矣

許雲封樂工知笛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為和州牧輕舟東下夜泊靈壁驛時雲天初瑩秋露凝冷舟中吟諷將以屬詞忽聞雲封笛聲嗟嘆良久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笛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謩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士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迴駕次至任城 按元宗東封泰山乃開元十三年事去天寶改元時凡十八年小說家言固多舛誤 外祖聞某初生相

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於樓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書某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真吾好語若及日中烟霏謝成寶外祖辭曰本於學士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是李字也不語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許也烟霏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即李暮外孫許雲封也後遂

名之楊巨源李謩吹笛記及甘澤謠

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別賦酉陽雜俎

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本事詩

李白有馬名黄芝採蘭雜志 瑯嬛記

每宴飲無不先及每慶具無不先霑中廏之馬代其勞

内厨之膳給其食李白傳 合璧事類

李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 蔡夢弼杜詩註

李白遊華陰縣令開門方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

引至庭下汝何人輒敢無禮白乞供狀曰無姓名曾用

龍巾拭吐御手調羮力士脱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尚

容走馬華陰縣裏不得騎驢 合璧事類

毛文岐李太白騎驢處詩華陰道上華山側想見當年李太白縣令不許騎驢過自稱天子殿中客一斗百篇逸興豪到處山水皆故宅胸懷放曠天地小應是玉皇香案謫予亦廿載喜遨遊勞勞萬里媿行役

吳筠東遊會稽嘗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遥泉石人多從之舊唐書 吳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畧相甲乙云新唐書

唐司馬承禎與陳子昂盧藏用宋之問王適畢構李白

孟浩然王維賀知章為仙宗十友海錄碎事

李太后僧伽歌曰此僧本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時僧伽已顯於淮泗之上矣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子微浮屠中識僧伽則太白亦異人也哉邵氏聞見後錄

杜甫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小友唐史

拾遺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

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
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薪擔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
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
何處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濟人危急或救人
疾苦城市之中多訪之不見但覽菴壁題詩曰隱居三
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閒朝飲碧泉樵人歌隴
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
其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

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詩於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躕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菴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菴不免更深居其菴後為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蹤跡續仙傳

李白來訪許宣平於紫陽山下過渡得破船有老翁在問宣平家老翁指船篙賦曰面前一竿竹便是許公家盜即宣平也二仙相遇甚奇方虛谷詩集

州南數里有岸特高號浣紗阜隔溪對龍井山望城陽不遠相傳李太白訪許宣平徘徊岸上甚久羅願新安郡志

浣紗阜在徽州府南二里相傳李白來訪許宣平阜上待渡江南通志

南康軍圖經云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

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峯愛其險峭竒勝曰天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今峯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黄鶴杜詩註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鼠璞

李太白作玉關定望遠黄鶴樓玉堂清對月吟楊正表琴譜

琦按譜中對月吟凡十二段併有詞詞不類太白其第八段隱括漢下白登道一詩在内第十一段有彷彿浮槎遨遊赤壁之句乃後人所擬也故不録

唐文宗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丁居晦（冊府元龜）

李白嘗作長相思樂府一章末曰不信妾腸斷歸來看取明鏡前其婦從旁觀之曰君不聞武后詩乎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太白爽然自失此即所謂相門女也具此才情固當與尋真騰空為侶第不知嬌女平陽能繼林下風否（柳亭詩話）

右記逸事三十三則

龍安府平武縣有蠻婆渡在江油青蓮壩相傳李白母浣紗於此有魚躍入籃内烹食之覺有孕是生白廣輿記白生蜀之青蓮鄉舊志以為彰明人蓋平武實割江彰劍梓之地以為邑今蠻婆渡青蓮鄉俱隸平武則白生之地在今平武無疑矣四川總志

李白故宅在綿州彰明縣南二十里古碑刻猶有存者四川總志

清蓮壩一名青蓮鄉太白故宅在馬去江油縣三十里

垻有太白墨池朱樸白舫集

楊遂李太白故宅記先生諱白字太白事蹟已具范傳正姑孰碑及李陽冰文集序矣夫蛟龍能神於雲雨不能為人用鳳凰能瑞於王者不能為人畜先生以天成之材能神於為文異人之表能瑞於當世始投袂而來竟解組而去所謂不能為人用與人畜也爍哉庚星儲精參絡屬開元天子御宇日久天下無事聿修文教卷四溟而袂褱宇頓八紘而羅英傑先生

乃拖屐劍閣西入長安天子聞其名忻若有得召見之日前席禮之延於金鑾待如僚友自是疇洛若釆潛俾草奏造膝説詞人莫知者恩隆寵洽王公向風不浹日而聲烜於華夏亦先生之遇代之盛也夫有高世之德則訕謗者伺其隙有超人之行則嫉妬者窺其釁故士無賢與不肖女無美與醜睹先生以興嘆也値非常之時遭非常之主宜必立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以開元之盛非謂無時矣以元宗之明非

謂無主矣然而青蠅之營營棘藩斯止貝錦之萋非豺虎可投賈誼既疎崔駰亦棄豈非得時不難得君難得君不難立事難立事不難建功難故功難成而易敗事難就而易毀者歟先生所以卷舒無悔吝趨舍有進退遂乃北遊燕趙東訪梁宋南憩郢楚周流數十載思與喬松遊而餌金丹為事耳由是縱情肆志劉伯倫之遨世也賦詩寓懷阮嗣宗之窮途也學仙養生嵇叔夜之邁俗也觀其才思駿發浩蕩無涯

組繡史籍粉繪經典若鼓號鐘而鬼神雜沓鬬武庫而劍戟森羅而又飄緲悠揚迥出風塵之外不作人間之語故當時號為謫仙人焉如蜀道難可以戒為政之人矣梁甫吟可以勵有志之臣矣猛虎行可以勗立節之士矣上雲曲可以化愚夫之憯矣懐古可以草澆風之俗矣其餘所作雖以感物因事而發終以輔世匡君為意自西竄夜郎南流江左坎壈頓躓飄泊羇旅悲夫僕甞論蜀中自古多出名人才士其

尤者漢則司馬長卿王子淵揚子雲唐則陳子昂暨
先生耳長卿遇武皇之重終臥病而閒子淵獲宣帝
之好亦無用於世子雲會王莽之亂復貧困而卒子
昂憤文章之壞一變有道又以貶爲退先生振風雅
之綱再革今弊竟以放而去噫天厚其才而薄其命
乎不然以褒貶聖賢毀譽今古主陰者罰之乎又不
然以才學富多器識儁茂司命者黜之乎是烏可知
也然此數子千百年後莫不聳慕宗爲楷則亦可謂

拔乎其萃者先生舊宅在清廉鄉後往戴天山讀書今舊宅已為浮屠者居之僕少覽先生之文每為太息辛夘謫涖斯邑因暇披莽挈侶來尋嗟乎城郭皆是丘陵如故其人已往其迹空在遼海元鶴尚千年而却歸蒼梧白雲竟一去而不返為銘勒石寘之金田其辭曰岷山之精上為金星毋乃協夢先生以生厥名與字則而象之出風塵表標天人姿詞源學派若洩尾閭自古王佐欲致唐虞謂予弗起蒼生其如

遂來京師荃芬蘭藹天子詔我金鑾賜對禮為前席千
載一會王公卿士莫不傾葢英聲雷飛軥於區外有
始有卒其惟聖人孰謂誰來我思奉身稽顙丹陛願
乞骸骨天子從之出蒼龍闕鶴返青漢雲歸碧天緬
追安期邀尋偓佺夕餌瓊蕊晨漱玉泉放情肆志養
吾浩然詩吟千百酒飲百船西浮南泛夫何繫焉龍
飲山前涪江之涘先生一去宅留故里數變喬木幾
千人世草蔓荒蹊棘羅廢址鄉人故老猶話厥美吁

哉先生不為不遇命也如何拂衣自去蓬萊金闕嵓崙珠樹定往遊否孰知其故悠悠我思傷心日暮

遵義府有太白宅在夜郎里有題碑記四川總志

磨鍼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傳李太白讀書山中未成棄去過小溪逢老媼方磨鐵杵問之曰欲作鍼太白感其意還卒業媼自言姓武今溪旁有武氏巖方輿勝覽

讀書臺在四川眉州象耳山唐李白嘗讀書於此上有石刻白詞宋杜光庭詩山中猶有讀書臺風掃晴嵐畫

峰開華月冰壺依舊在青蓮居士幾時來一統志

太白臺在龍州江油縣太白與江油尉往來故有臺在尉廳蒲翰為之記方輿勝覽

太白讀書臺在龍安府平武縣牛心山宋州守史祁手書石刻并太白贈江油尉詩一在大匡山四川總志

太白臺在四川龍州牛心山上太白嘗讀書於此遺趾尚存一統志

龍安府江油縣大明寺在治西南有李白讀書臺四川總志

龍安府平武縣有明月沉潭在明月渡舊傳每夜有月影李白有詩歲久漫滅今石壁上存宋宇文通詩刻四川通志

龍安府平武縣有匡山碑鐫李白出山詩或云在江油縣四川通志

龍安府江油縣有大匡山在縣治西三十里山勢高聳狀如匡字唐李白讀書處全蜀總志

大匡山在保寧府江油縣西三十里唐李白嘗讀書於

此一統志

大匡山在成都府彰明縣北三十里一名康山唐杜甫寄李白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亦名戴天山一統志彰明縣北五十里有李白讀書臺四川通志

㸃燈山在龍安府江油縣南二十里一名小匡山夜有光如燈故名上有李白讀書臺及白祠四川通志

杜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李太白青州人多遊匡廬故謂之匡山綿州圖經云戴天山在縣北五十里

有大明寺開元中李白讀書於此寺又名大康山即杜甫所謂康山讀書處也恐圖經之妄西溪叢語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山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註乃指江州匡廬山為白讀書之所野客叢書

琦按太白臥廬山為永王璘迫致幕府坐是得罪杜少陵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之句當以匡廬之解為正至於太白讀書之處不但地志所云歷歷可據

即鄭谷蜀中詩亦有雪下文君沽酒店雲藏李白讀書山之句在唐時已相傳若此矣因杜註之援引未確乃并太白讀書之處而亦疑其出於附會抑又偏矣

濯筆溪在潼川州西一里古傳李白訪趙蕤習書於此四川通志

李白彰明人周遊四方涇宕渠過南陽有詩四川通志

白雲寺在夔州奉節縣治北李白寓夔州有白雲寺詩

刻懸崖間　四川總志

太白巖在夔州府萬縣西山上有絶塵龕三字在石壁有唐人詩刻相傳太白讀書於此　潛確居類書

曹學佺萬縣西太白祠堂記縣西有太白巖在西山即絶塵龕也王象之輿地碑目云絶塵龕三字在西山上石壁字畫瘦勁類晉宋間物唐人題咏甚多相傳李太白讀書於此有大醉西巖一局棋之語太白蜀人也其詩之見於蜀者若成都散花樓漢嘉峨眉

山白帝城蜀道難等篇在集中可考而紀事稱其為彰明小吏時令屬辭不偶輙為接之令遜其佳以此見妬則東蜀楊天惠所載也予得諸碑刻有題江油主簿廳為米芾書及象耳山留題云夜來醉卧月下花影零亂滿人衣袖恍如濯魄於氷壺也此真天仙語本集皆不載而涪陵有渡曰李渡以太白曽渡此即婦人穉子能知之矣獨萬縣西山者不甚著聞至為天仙橋以別之而過者未嘗問也予詩落句云一自

金陵問消息無人指向萬州看益甚致慨然黄魯直勒風院記謂西山之勝東望巫峽西盡郁鄢不敢與之爭抗魯直在蜀久斯言不誣予謂太白讀書此巖中宜有太白祠而萬令方君好古樂善予門人典客陸昇彤等唯唯叶力遂書原委於道士常明且係以詞曰太白先生金行之精隴西帝裔産於昌明起家小吏不習逢迎牽牛堂下詣詎隨身逢彼之怒離鄉遂輕扁舟下峽出白帝城顧瞻西山岝㠋崢嶸挺然

拔出巧類削成青開練石翠點秋屏絶塵龕上夫非世情栖泊厥跡讀書著名何時非醉而忍獨醒何事非句遑問變更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夸詡為真樹若曾倚其色數縈泉若曾酌其聲清泠何以祠之厂展上平裁虹為棟架壑作楹峽江蒼蒼白雲自横飛鳥時過嚶彼其鳴薄言訪之而懷友生悵然不見涕泣沾巾聿觀茲役堂構以新懷賢述古二美則并江山勝齾文明道亨千秋之後令名不湮

錦江山在四川嘉定州北四十里太白亭在錦江山之巔唐李白嘗於此賦詩宋黃庭堅因以名亭一統志

太白亭在嘉定州北十里錦岡山上下即平羌峽相傳太白曾遊此黃庭堅建亭於山之絕頂遂以太白名之亭今廢尚有石斗石鯨在荒址中四川志

竹溪六逸堂在徂徠山西北巉石峰下唐天寶間孔巢父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居於此有金翰林承旨黨懷英撰碑石刻一統志

方豪竹溪記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而竹溪之名滿天下自予有知即慕其地意必清流之上修竹萬竿蕭森潔爽若神仙之居使人即之而忘去去之思復即也近予以審録之行登太山望徂徠詢所謂竹溪者不過荒烟野草之區溪既非舊竹亦何嘗一幹之存哉然而言竹溪者不絶焉無乃六逸之力耶夫六逸者固一時之英也而唯太白為最顯其他若孔巢父人

亦稍知其姓名而已餘則併姓名而昧之嗚呼白於

竹溪可謂有獨力者矣

李白自幼好酒於兖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搆

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客至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

望其闇而加敬焉太平廣記

李白酒樓在濟寧州南城上唐李白客任城時縣令賀

知章觴之於此今樓與當時碑刻俱存元著作郎陳儼重

修李白酒樓記其末有歌曰公昔去兮乘龍宵雲氣兮

蓬萊宮衿青霞兮佩明月横四海兮焉窮濟水兮無波泰山繚兮鬱崔嵬思故國兮神遊怳臨風兮浩歌醉而生兮醉而死曩孰非兮今孰是千鍾百榼兮彼且奚適操一瓢兮吉其止攬香風兮折瓊芳援北斗兮酌桂漿浩溟溟兮徙倚以望歸來歸來兮舉我觴一統志　按太白任城縣廳壁記所云邑宰賀公其名不可考後人遂以賀知章當之誤也據新舊二書知章初未嘗為任城令噫因一人之誤致後人詩文遂因之而皆誤職蒐討者可不慎歟

濟寧州太白樓下俯漕河憑高眺遠據一州之勝碑板

林立惟唐人李光記大篆最古碑製六面如幢其左為二賢祠祀太白賀監其東有太白浣筆泉王阮亭秦蜀驛程後記

沈光李白酒樓記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覗緬而不發乘險者怗薾而不進潰毒者隱恐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倡首業術

匡救天必付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强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聽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沉溺麴糵耳一溪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鋭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軒騰移於邉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

歷物外爽人精覍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决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麴蘖是真塞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予徐思之使太白踈其聰决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生死也當時骨鯁忠赤遮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於齊魯結搆凌雲者無限獨斯樓也廣不踰數席瓦缺椽

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嘗醉於此矣

劉楚登太白酒樓記太白酒樓在故濟州今濟寧府

南城門上壯麗雄偉四望夷曠有汶泗二水經其前

開河安山山湖諸水滙其西鳧繹龜蒙徂徠岱宗諸

山復左顧聯絡於東北皆紆青浮白以舒斂出没於

雲烟縹緲之際而齊魯方千里之勝可指顧而見矣

樓之規制不知重修何時其與昔之高卑大小殆不

可辯意其上下千數百年間其修葺而因仍者殆皆

類此耳右階西南上有古石柱高可丈四五觚植而湧甃其上周圜刻小篆記文者唐沈光之所作也其左階東南隅有二賢祠記石刻二通甃昔之州人嘗祀太白與知章賀公於其上者也祠有二賢何舊傳開元中以知章爲任城宰而來其來而止也嘗飲於此此樓之所以名也惟李白負竒氣好仙遊其足跡幾半天下凡江漢荆湘吳楚巴蜀與夫秦晉齊魯山水名勝之區亦何所不登眺何日不酣暢而以酒樓

名天下有二焉其在洛陽天津橋南董糟丘所造者其事尤奇偉卓絶今其存亡興廢類不可知獨兹樓以沈光記文遂留傳至今豈偶然哉

趙弼太白酒樓賦濟城之巔有樓巋焉擔阿翼以四出舺棱揭其高騫謝涸濁於埃壒焕金碧於雲烟可以騁遐矚寫幽悁蓋太白昔所登臨而盤桓者也粤惟濟郡唐為任城雜舟車於水陸紛人物之俊英俗尚詩書而民勤稼穡夫豈他邦可與抗衡於是四明

狂客適宰兹邑温恭克修儼碩有立訟庭闃其虛閒聊遊衍乎原隰爾其長庚真人與聖孫子溥遊東魯寄家於此邂逅之間亶其樂只想夫二賢之登斯樓也形忘兮有終心超兮無始藩五嶽兮張屏隱三山兮列几斛天漢兮為漿舉斗筐兮作匕左浮丘伯喬以振衣右安期羨門而正履豪吟吐萬丈之虹醉吻涸三江之水嘯歌玩空界之日月震盪駐人寰之風雨眼空四海氣蓋千古風流豪邁直使人精神飛越

欲凌風而遐舉爰有豪梁趙子博謇好修倦遊湖海養痾林丘乘休暇偕朋儔擕濁醪昇芳羞而相與登兹樓仰天宇兮嵺廓俯山川兮㵳流草木黃落兮氣蕭瑟禽獸號鳴兮悲窮秋凭闌兮四望畧我兮遠眸東則嵬嶧突起嶔崟𡺸嵟削芙蓉於半空挹蒼翠於百里悵禹桐之安在慨秦碑之就毁西則平湖浸空灝溔皎潔霜露降而潦水澂蒲荷瘁而蒹葭折惟𪉊艇與鷗羣互出没而明滅南則野蕪蒼蒼河流湯湯

濤霝波雪歕注呂梁徵神禹之疏鑿民何由而奠康北則平原淤漫一望無極泰山巖巖遠露秋色顧汶泗之縈迴知發源乎其側周覽既畢逡巡就席浩歌起舞痛飲盡石客有褒佪歔欷淚下霑襟而告趙子曰太白不云乎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昔人安在登高望遠但見山青青而水潺潺而况吾儕小人皇皇朝夕泊泊塵埃死與草木同腐不亦可哀也哉趙子逌爾而笑舉酒觴客而謂之曰吾亦聞諸

太白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故由今而眂昔則既往之日焉窮由今而眂後則方來之日未嘗徒以區區百年之身欲與之計銖兩而較尋尺良非惑與吾聞之也君子見其大而畧其細薄於人而厚於躬惟修身以俟命舍聖哲吾誰從故遇則伊尹周公道行於當時不遇則仲尼孟軻言垂於無窮彼死生得喪如蟁蝱之過乎前曾何足以蔕芥乎胸中且夫夏蟲不可與語氷井鼃不可與言大非達人

之大觀其孰能遡圜方而無外也客於是醳然而款灑然而饋洗觴酌酒為太白之酹已而長烟冪於林薄明月出於東山衆客皆醉盡興而思還矣履霜磴之溜滑挾天風之高寒各扶携而雲散及清夜之未闌念茲會兮不偶獨喟然而永歎也

趙孟頫太白酒樓詩城迥當平野樓高屬暮陰謫仙何俊逸此地昔登臨慷慨空懷古徘徊獨賞心嶧山明眼望百里見遥岑

陳中孚題太白酒樓昔聞李太白山東飲酒有酒樓我今登樓來北風吹髮寒颼颼太白天酒仙人間不可留金光絳氣九萬里翩然而上騎赤虬左蹴大江濤右翻黃河流手攀北斗挹搖柄瓊田倒瀉銀灣秋銀灣吸乾坤日月液蟾驚兔泣黃姑愁太白方悠然掀髯送汀鷗烱如曉霞一點映秋水紅痕微湧玉色浮太虛變化如蜉蝣仙今何在不可求惟有胸中燦爛五色錦化為元氣包神州我欲起從仙之遊安得羽翮

飛上崑崙丘

宋裴太白酒樓詩我昔在髫年知有謫仙人少壯讀所作天才氣凌雲潯陽紫極宮往歳聞佳句采石青山頭前月拜荒墓夜宿簷下雲秋弄江上月何如任城樓狂飲興豪發況有任城宰具酒復知音酒酣溢八極世事徒騷騷内子杳閨夢伯禽嬌且啼人間火宅漫煎逼正是玉山傾倒時散披紫綺裘倒著白接䍦銀臺金馬直一吐方瀛絳闕行將去仙之酒杯失

遺基樓觀雄埴表暗題詠石榴海栢森西東謫仙人
今何在汶水凫山暗蒼靄手揮玉鞭騎玉鯨應存浮
雲九州外仙人魂魄𡊮氛氲望之不見矧可親明朝
我亦玉京去願謁蓬山賀季眞
周權謫仙樓詩大羅仙人李太白秋水踈蓮浮玉色
笑傲玉堂金馬中詩酒猖狂天子客飄飄豪氣秋風
起登樓曾醉山東市放浪形骸宫錦袍紫華富貴東
流水酒酣揮灑翻河筆險語能令鬼神泣至今光燄

照塵寰一字堪償雙白壁我來懷古空悽愴風月千年尚無恙何時相見崑崙丘汗漫從遊九天上

趙文輝登太白酒樓詩火冷昆明棟宇新笑談應覺半天聞坐邀采石江頭月卧看徂徠頂上雲寓意自知非嗜酒傷心誰與共論文騎鯨一去無消息雲海茫茫澹夕曛

劉基李白酒樓詩小徑紆行客危樓舍酒星河分洸水碧天倚嶧山青昭代空文藻斯人憶斷萍登臨無

賀老誰與共忘形

王世貞太白酒樓詩昔聞李供奉長𤦺獨登樓此地一垂顧高名百代流白雲海色曙明月天門秋欲覓重來者潺湲濟水流

陸深登太白樓詩夜郎一去幾千秋尚有任城太白樓身後功名空自好眼前汶泗只交流當年狂客心偏戀近代風人誰與儔拍碎闌干呼不起月明風細憶神遊

屠應峻太白樓詩當時不見謫仙人城上高樓空復
春勢極中原臨岱岳境非吾土異三秦遥鄰避世東
方朔生有相知賀季真斗酒狂歌自今古志存刪述
與誰論
莫如忠太白樓詩縹緲層樓霄漢限南城山色鏡中
開不知仙馭遊何處長擬星辰謫上台林杪鶴巢珠
樹徧日邊鯨負海濤來秦碑魯殿俱銷歇未覺浮名勝
酒杯

鄺堯齡太白樓詩謫仙人去已千秋河水依然盡日流滿地濕雲生紫閣半天晴雨落滄州名從白雪空詞苑興到青山買酒樓遥憶賀公能醉客齊名二老至今留

汪琬李太白酒樓歌任城酒樓高挿天樓東桃樹非昔年騎鯨仙人不知處狂客還歸四明路誰能醉卧胡姬壚惟見春風拂花絮我作東門遊携尊樓上頭可憐魯酒薄無復蘭陵篘借問當時造酒者何如紀

叟董糟邱堯祠遺蹟空荒荆遠望徂徠何限情放歌一曲下樓去汶水東流日夕聲

汪琬濟寧太白樓詩先生本非狂古之天人也至今矚遺像手采猶瀟灑憶當供奉時才譽傾朝野高標南山松駿氣西極馬勲名不能羈况乃富貴假一醉詩百篇吐納皆大雅呟然鍾吕鳴餘子悉喑啞游戲酒中人夫豈沉湎者遺址任城隅千年搆廣廈隱面層巒鱗鱗俛萬瓦尊罍時見酹碑文每爭打其碑訛為

吾家文節公所作 神與遊八極乘雲儻來下

王士正雨中登太白樓詩開元陳跡去悠悠猶有城南舊酒樓吳語曾呼狂太白洛陽何必董糟丘龜皃縹緲當窗出汶泗蒼茫遶檻流眼底無人具賓主任城烟雨可怜秋

浣筆泉在兖州府濟寧州東門外舊傳李太白浣筆處嘉靖間主事白沛築亭其上 潛確居類書

浣筆泉在濟寧州城東關外去會通河不數武出土中

一方池一圓池相傳李太白浣筆處 行水金鑑

太白山在汶上縣東五十里李白遊魯嘗登其上 山東通志

濟南西北匡山濟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於此 元好問濟南行記　按山東通志濟南府無匡山而有筐山山在府城西十里其形如筐故名疑元氏記中所云之匡山即此山也謂李白嘗讀書於此殆彼土之人將依附杜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之句以證太白為山東人耳

浮休既投跡少陵一日有以水磨求售者相其地乃古之宜春苑也今謂之韋曲自漢唐以來諸韋居之與後

周逍遥公晒書臺唐杜岐公韓退之　　業鄭都官之園池鄰里籬落垠堮皆在又云李太白常居此也仰終南之雲物俯滴水之清湍喬木隱天修竹蔽日真天下之奇觀關中之絶景也張舜民水磨賦序

唐吳融題兖州泗河中石牀詩一片苔牀水漱痕何人清賞動乾坤謫仙醉後雲為態野客吟時月作魂光景不回波自逺風流難問石無心遍來多少登臨客千載誰將勝事論註云李白杜甫皆此飲咏

李白書堂在五老峯下唐李白嘗至此愛其險峭嘆曰天下之壯觀因卜築讀書於此一統志

李白書堂在南康府青玉峡西一里太白過此愛其峭峻嘆為天下壯觀因築堂讀書於此杜子美贈白詩曰匡廬讀書處頭白好歸來遂因以傳焉江西通志

簡寂觀後有樵徑涉石澗攀崇岡屈折而上五六里許則日照菴四圍山色空翠欲滴香爐犀牛漢陽三峯縹緲插雲即太白讀書處也吳道賢匡廬紀遊

太白書堂在華頂峯李白嘗遊天台後人因為建堂天台山志

諸葛羲太白書堂詩太白已千載書堂今在兹丹青銷畫壁苔蘚没残碑山暝涼生早天長鳥去遲屋梁新月色彷彿見鬚眉

值雪山在安慶府望江縣西十八里上有平岡相傳唐李白遊此山值雪故名一統志

太白書堂在安慶府望江縣唐李白避禄山之難於此

讀書遺趾尚存江南通志

獨阜山在安慶府太湖縣北五十里上有石刻隴西字世傳李白嘗避地於此江南通志

對酌亭在安慶府宿松縣南臺李白舉杯邀月處江南通志

讀書臺在安慶府宿松縣南三里唐李白避禄山亂至宿松依邑宰閭丘築臺讀書江南通志

李太白書堂在化城寺龍女泉之側天寶間李白訪道江漢遥望九子山顧而樂之易號九華會故人韋仲堪

為邑令遂僑居焉建讀書堂於其地宋南渡後蕪沒不存九華山志

九華山龍女泉其旁乃李太白書堂今為張氏墳地或謂書堂在半霄亭旁者非周必大泛舟遊山錄

醉石在香泉溪滸昔李青蓮遊此遶石醉呼故名黃山志

有醉石酩酊層巖上有行者懼其迎風墮也相傳李謫仙曾踏歌其旁汪瀕遊黃山記

婺源縣西七十里有湖山山外有太白渡相傳唐李白

過此故名弘治徽州府記

施愚山歙城西太平十寺詩曰數峯存十字紺宇入蒼烟得徑穿雲窟從僧問雪泉江橋秋樹外山郭夕嵐邊

大好留詩處何人繼謫仙註云李太白經此留詩又有集河西太平寺詩曰僧廬路入披雲嶺仙客詩留碎月篇註云唐許宣平隱居披雲嶺李白有灘前留碎月之句學餘詩集

李白書堂在五松山李白來遊樂其山水之勝建堂讀

書於此一統志

林楠太白五松書院詩翰林最愛五松山嘗說十年未擬還而我抗時良自愧來遊只得片時閒

李白巖在梧州藤縣東六十里赤水峽深闊丈餘頂有竅通日光相傳唐李白謫夜郎時過此一統志

太白巖在柳州懷遠縣下石門李白謫夜郎築石嘯咏於此廣西通志

問月亭在湖廣施州衛城北有臺孤高特出碧波峯之

中建亭其上相傳李白謫夜郎嘗於此賞月一統志

湖廣武昌府治南三十里有李白讀書堂一統志

大安山在湖廣德安府城六十里唐相許圉師家此山下李白忤高力士放還許相家以孫女妻之黄晦叔桃花巖詩云大安婦翁舍時來枕流眠正謂此事見方輿勝覽

及一統志考太白娶於許氏在未入長安之前謂忤力士以後事大謬

太白湖在漢陽九真山南一名白湖周二百餘里半屬沔陽州舊傳李太白遊泛於此潛確居類書

梁山在靖州會同縣東四十里昔李白遊其巔手引一泉清凉甘美久旱不竭俗名凉山湖廣通志

輿地紀勝白社山在靖州會同縣李白流夜郎時於此結社潛確居類書

李白宅在當塗縣青山麓白至姑熟依當塗令族人陽冰見兹山幽邃營宅以居裴敬碑云余過當塗訪李翰林舊宅即此江南通志

采石山在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牛渚北昔人於此取

石因名臨江有磯曰采石磯唐李白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即此一統志

弇存叟端明名才子守當塗日郡圃有脱靴亭以謫仙采石得名存叟繪以為圖系以讃曰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為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實之嬖幸與疏擿詞章浸潤宫掖吾覿脱靴之圖未嘗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踈直公之高蹈兮霍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

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欣慼也齊東野語或以讚詞為元人貫酸齋之作自天寶之變幸以下摘去五十餘字未知孰是

捉月亭在采石山世傳李白過采石酒狂水中捉月後人因以名亭一統志

暮雲亭在采石鎮唐賢坊神霄宮內舊名捉月亭元時圯後重建乃藏李白宮錦處太平府志

王綬暮雲亭記余治郡之二年防禦使王侯明護軍犀渚江波不動烽燧不驚鎮以無事顧瞻唐李翰林

墓下祠宇卑陋勿稱揭虔三年春撤而新之築亭其旁高顯敞足為游觀吟眺之勝聞與見者咸咨嗟而嘆異謂侯能為人所未暇為之事是可喜也余曰太白聲名在天地間猶青天白日鳳凰芝草孰不知為美瑞何待騷人墨客始知敬耶又世之論太白者徒知錦繡心口明月肺腸才思清新歌詞婉麗獨步當時然此餘事耳方高力士驟貴公卿大夫爭相取容惴惴然恐失其意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奴視弗顧可

謂氣葢天下矣士以氣爲主脂韋媕孰脅肩諂笑同流合汚者氣之不足也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稱大丈夫者氣之所充也使太白得時行志寄命託孤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斯人吾誰與昔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豈過論哉晚歲脫屣軒冕縱情詩酒樂天知命遺形釋智澹乎若深淵之靚泛乎若不繫之舟飄然超世之志曾不以死生動其心未可以清狂少之也余遂書其事俾刻諸石且摭杜少陵春日憶白之

句名其亭曰暮雲宋紹定六年

李白墓在太平府城東青山之北白嘗依族人當塗令李陽氷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采石之龍山後改葬青山宋郡守趙松年為建祠給田付僧看護一統志

姑熟青山李白墓生蘆其形如筆號筆蘆績溪舒頔道原有詩云筆蘆蕭

筆蘆星竹生青山李白墓上陶安李翰林墓詩云自别金鑾抵夜郎江南有夢到朝堂酒酣采石風生袂崖老

青山月滿梁龍管鳳笙遺韻事筆簋星竹借文章雲飛荒野苔碑斷時有詩人醉一觴註云墓上產蘆如筆有竹散點如星太平府志

李白墳在太平州采石鎮民家菜圃中遊人亦多留詩然州之南有青山乃有正墳或曰太白平生愛謝家青山葬其處采石特空墳耳世傳太白過采石酒狂捉月竊意當時藁瘞於此至范侍郎為遷窆青山焉候鯖録

采石江之南岸田畈間有墓世傳為李白瘞所累甓圍

之其墳畧可高三尺許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繪白像布袍裹軟脚幞頭不知其傳真否也白甞供奉翰林終不得官則衣白袍是矣范傳正作白碑曰白之孫女言曰甞殯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為宣歙觀察使諭當塗令諸葛縱改塟於青山則在舊瘞之東六里矣其時元和十二年也然則龍山青山兩地皆著白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自投於江則傳者誣也曾鞏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詩亦自

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嘗草瘞江邊乃飾爲此說耳正史及范碑皆無捉月事則可證矣演繁露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殆徧有客書一絶云采石江頭一抔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魯班門前掉大斧亦確論也蓬軒別記

白居易李白墓詩采石江邊李白墳遶田無限草連雲可憐荒隴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

項斯經李白墓詩夜郎歸未老醉死此江邊葬闕官家禮詩殘樂府篇遊魂應到蜀小碣豈旌賢身没猶何罪遺墳野火燃

許渾途經李白翰林墓詩氣逸何人識才高舉世疑禰生狂善賦陶令醉能詩碧水鱸魚興青山鵩鳥悲不堪遺塚在荆棘楚江湄

杜荀鶴經謝公青山弔李翰林詩何謂先生死先生道日新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詩人天地空銷骨聲名

不傍身誰移耒陽塚來此作吟鄉
姚合送潘秀才歸宣州詩李白墳三尺嵯峩萬古名
因君還故里爲我弔先生晴日移虹影空山出鶴聲
老郎閒未得無計此中行
殷文圭經李翰林墓詩詩中日月酒中仙平地雄飛
上九天身摘蓬萊金籍外寶裝方丈玉堂前虎靴醉
索將軍脫鴻筆悲無令子傳十字遺碑三尺墓只應
吟客到秋烟

曾鞏謁李白墓詩世間遺草三千首林下荒墳二百年信矣輝光爭日月依然精爽動山川曾無近屬持門户空有鄉人拂几筵顧我自慚才力薄欲將何物弔前賢

晁補之采石李白墓詩客星一點太微旁談笑青蠅玉失光載酒五湖狂到死只今天地不能藏

陸游弔李翰林墓詩飲似長鯨快吸川思如渴驥勇奔泉客從縣令初何有醉忤將軍亦偶然駿馬名姬

如昨日斷碑喬木不知年浮生今古同歸此回首桓公亦故阡桓温塚亦在當塗

尤袞李白墓嗚呼謫仙一世之英乘雲御風捉月騎鯨來遊人間蜕骨遺形其卓然不朽與江山相為終始者則有萬古之名吾意其崢嶸犖落决不與化俱盡或吐為長虹而聚為華星青山之下埋玉荒塋祠貌巍然斷碑誰銘

高翥經李謫仙墓詩蕭蕭高塚倚雲根父老相傳太

白墳白骨定隨風月冷青山常共姓名存平生出處猶如見一死浮沉那可論客子開元書記後故來澆酒吊清魂

宋無李翰林墓詩嗜酒傲明時何因賀監知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名與三閭並身將四皓期匡山有書讀應亦嘆歸遲　一騎紫騂去空掩謝山塋落月今誰吊長庚夜自明乾坤沉秀氣江水帶哀聲天上多官府文章不可輕

白埏李翰林墓詩出城得佳山兩峯特竒詭一如植
躬圭一峯拱而侍我見猶愛之而况謫仙子孤墳在
其下政爾直一死謫仙真天人出處見諸史豈敢傲
吾君辛苦植唐祀嗟予傴傴者塵土正如此停車不
忍發載拜頻有泚仰止青山高風清與終始孰謂千
載人不在天地裏
施閏章經李太白墓詩共說騎鯨捉月遊孤墳細草
野風秋夜郎幽憤無多淚萬古長江楚水流

右記遺跡七十則

退之甞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走此亦可駭也龍城錄

白龜年樂天之後一日至嵩山遥望東岩古木簾幕窣地往觀之一人至前曰李翰林相招龜年乃趨入其人裦衣博帶風姿秀發曰吾李白也向水解今為仙矣上

帝令吾掌牋奏於此已將百年汝祖樂天亦已爲仙現在五臺掌功德所因出素書一卷遺龜年曰讀之可辯九天禽語九天獸言後白海瓊亦云李白今爲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廣列仙傳

頃在秘閣抄書得續樹萱録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咏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間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緑頭鴨兒咂萍藻採蓮女郎笑

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窓風霜葉沿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寛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閒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砌空排嫩碧露桂梢寒挂團壁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閲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東為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容齋隨筆

何子楚云續樹萱錄乃王姓之所撰而託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子虛亡是公云

東坡先生在嶺南言元祐中有見李白酒肆中誦其近詩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少游嘗手録其全篇少游序云觀頃在京師有道人相訪風骨甚異語論不凡自云嘗與物外諸公往還口誦二篇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詩云人生燭上花光滅巧妍盡春風遶樹頭日與化工進只知雨露貪不念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慘見得當塗墳青松靄朝霞縹緲山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瓈魂明月玻瓈太白二子名念此一

脫洒長嘯登崑崙醉著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尋流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姥妙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紫靈文爛煌煌咽服十二環想見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遺我纍纍珠靡非明月光勸我穿絳縷繫作裙間璫揖予以疾去談笑聞餘香

侯鯖録　東坡志林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跡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非太公不能道也仇池筆記予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畧曰朝披夢澤雲

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在酒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道真不可以意度胡應麟筆叢太白逸詩人生燭上花朝披夢澤雲二章見宋人詩話云元祐八年東坡帥定武李方叔送別於惠濟出示南岳典寶東華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人作近有人於江上遇得之云即太白也其詞瑰瑋跌宕即非真太白語亦非李赤張碧所能辦紫桃軒又綴東坡自云於京師遇一道人風骨秀異語論不凡口誦此二章云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李太白作也詩句妙麗誠然太白口吻顧予竊疑坡公好奇或擬作以詒人觀其所補龍山九日語宛是晉人語脉豈難一青蓮哉漁隱叢話太白詩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亦奇語也

東坡集中載李白謫仙詩一首其詞曰我居清空裏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弔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

開素懷天盃飲清露展翼登蓬萊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鼇頭絳宮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烟浮　東觀餘論曰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按此詩首二句亦似觀化之後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遺逸者也疑其出自乩仙之筆否則好事者為之也

處士張孜寫李白真虔禱忽夢白自天降與語詩因為歌以紀之其畧曰上天知我憶其人使向人間夢中見

世傳張孜夢李白歌有華山秀作英雄骨黃河瀉出縱橫材又云夢破青霄春烟霞無去塵若誇郭璞五色筆江淹却是尋常人唐詩紀事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辭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蝮蛇愁入箐攀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

聲淚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荆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於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否予細憶集中無有三謫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

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
退摩圍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
州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
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刋蓋自謂夢中語也
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掩其真亦寓言之流歟程史
先伯父熙寧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夢至一處牓曰清
香館東偏有別院東壁有詩牌云題冀公功德院山東
李白其詩曰秋風生桂子只在此山中待得春風起還

應生桂叢桂叢日以滿清香何處斷只為愛清香故號清香館伯父自作記夢一篇書之甚詳許彥周詩話

徐積夢李白詩烏紗巾紫綺裘夢中太白從吾遊陶陶爛醉江山秋半夜起來覓不見頭背長安淚如霰

陳廷敬夢太白詩太白天上人入世思沉冥昔過酒樓下扁舟繫客情昨夜忽夢公千載猶崢嶸花月十年醉聲名一日榮此義我贈君出處亦甚明年至不歸去惜哉身後名風雅亦細故所患在有生無生斯

無死天人渾一成餘語不可悉孤蓬急晨征明當過

酒樓雪爽使人驚自註十年花月酉圓醉一日聲名北斗高予庚子歲夢中所得句

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充嘉興監徐浦下場糴鹽官場

界有蔡侍郎廟伯禽因謁廟顧見廟中神女數人中有

美麗者因戲言曰娶婦得如此足矣遂瀝酒祝語之後

數日正晝視事忽聞門外有車騎聲伯禽驚起良久具

服迎於門折旋而入人吏驚愕莫知其由乃命酒歛久

之祇叙而去後乃語蔡侍郎來明日又來旁人並不知

見伯禽迎於門庭言叙云幸蒙見録得事高門再拜而坐竟夕飲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許蔡侍郎論親治家事别親黨數日而卒出通幽録太平廣記紫桃軒又綴通幽録載貞元中李白子伯禽為乍浦下場鹽官戲海神祠玉女發狂而卒魏顥李翰林集叙載白初娶許生子曰明月奴又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玻璃所謂伯禽者其即明月奴耶太白一生作詩喜言酒與婦人又喜言神仙最不耐塵俗事其子縱誕乃至垂情木偶自取夭折豈其氣類鍾育固有自也琦按范傳正新墓碑據其二女所云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禄而卒與通幽録所傳貞元五年者不合又云父存無官則又與所傳充嘉興監徐浦下場糶鹽官者不合蓋一時訛傳而小説家以為異而記之其真偽固不得而定也胡應麟筆叢似欲為

太白諱者乃云有兩李伯禽一太白子一嘉興監與神昏析而二之亦恐未是

滄州李巡官之子夜讀書有皂衣肥短人被酒而入子懼走其人曰李白尚與我友乃延坐皂衣以席帽盛酒共飲其父以磚擲之皂衣走帽乃酒榼蓋也明日糞壤中得榼故老云此李翰林宅也唐餘錄

右記異聞十二則

李白字太白生於巴西彌月之初母夢長庚故因以取名卅歲知通書及長好擊劍落落不羈東喜與酒徒縱

飲世有六逸八仙之目賀知章一見號謫仙人薦之明皇以布衣召見金鑾殿為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筆不停綴帝嘉之以寳牀賜食於前手為和羮令待詔金馬門當時榮之未幾不為親近所喜有詔放還徘徊江左依李陽氷受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澄江月滿挐舟夜渡著宫錦袍吟嘯其間端是風塵表物也唐人作詩未有如杜甫時白亦得差肩於甫至其名章俊語鬱鬱芊芊之氣見於毫端者固已逼人是豈可

與泥筆墨蹊徑者爭工拙哉甞作行書有乗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畫尤飄逸乃知白不特以詩名也今御府所藏五行書太華峯乗興帖草書歲時文咏酒詩醉中帖宣和書譜

中興館閣儲藏名賢墨蹟一百二十六軸有李白廿日醉題詩一送賀八歸越詩一陳騤中興館閣錄

賈似道留心書畫家藏名蹟多至千卷其宣和紹興秘府故物往往乞請得之有李白乗興帖清和書畫舫

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及觀其槀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與（黃山谷題李白詩草後）

潤州蘇氏家有太白天馬歌真跡（墨莊漫錄）

李翰林醉墨是葛八叔忱贋作以嘗其婦翁諸蘇果不能別蓋叔忱翰墨亦自度越諸賢可寶藏也（黃山谷跋翟公巽所

藏石刻

李太白醉草葛叔忱戲欺其婦公者山谷嘗言之矣雖自九天分派不與萬李同林步處雷驚電繞空餘翰墨窺尋此趙德麟跋遂所藏李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何遂春渚紀聞

世傳李太白草書數軸乃葛叔忱僞書叔忱豪放不羣或嘆太白無字畫可傳叔忱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題之曰李太白書且與其僧約異日無語人益欲其僧信

於人也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傳法書要録法書苑墨藪等書著古今能書人姓名盡矣皆無太白書之品第也太白自負王霸之畧飲酒鼓琴論兵擊劒鍊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發之而草書竒崛如此寧蘄退自晦無一言及之乎叔忱翰墨自絶人故可以戲一世之士也晁以道為予言如此邵氏聞見後録

槀書世傳李太白遺文或謂謝氏子弟誑武功蘇才元

所書更不復詳考所出而推舉過重便謂不減魯公然此書雖少繩墨不可考以法度要是軒前輊後度越凌突令人想見酒酣賦詩時也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存世人悉悉小篆愛字李太白名至偽書一卷亦聲價曾重豈以人可想故耶廣川書跋

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龍江夢餘録載其二帖是也　本事詩言太白筆迹遒利鳳跌龍拏今世傳有二帖楊升菴外集

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跡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脩蜀志搜訪古碑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楊升菴外集

禹穴在四川石泉縣治之北石紐村大禹生此石穴杳深人跡不到掘地得古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識者因疑會稽禹穴之誤潛確居類書

壯觀碑在金鄉縣儒學明倫堂前二大字乃唐李白所書碑陰題云賀知章為任城令與太白友善過城鎮有所觀覽書此二字元至治初新豐里人得此碑於沛中

置諸堂元末兵起付於草萊明初置今所山東通志

滕陽驛廳事前古槐之下有石碣刻壯觀二字殊勁挺

蒼青蓮筆也六研齋筆記

壯觀唐李太白書刻於大同府懷仁縣磁峽東崖上筆

力遒勁人多摹榻山西通志

宴喜臺在徐州碭城縣東五十步臺上有石刻三大字

相傳唐李白筆江南通志

吳天章雯說蓟州獨樂寺觀音閣凡三層其額乃李太

白書居易錄

宋牧仲薊州獨樂寺詩曰署書傳太白遺碣有蒙哥註云寺有李太白書觀音之閣四字及元蒙哥帝爲賽典赤所立賢牧碑西陂類稿

李白清風亭墨蹟舊在化城寺今亡太平府志

金陵僧志安於化城寺得會昌中所傳李太白眞本知縣滕宗諒繪傳之太平府志

太白書得無法之法鄭杓衍極

李士訓紀異曰大歷初霸上耕得石函絹素古文孝經初傳李白受李陽冰盡通其法皆三十二章今本亦如之墨池編

張長史旭傳顔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解縉春雨雜述

中序書學傳授一條

右記法書二十五則

中興館閣儲藏圖畫有李白像一不知名氏宋中興館閣續録

秘閣畫有小本李白寫真崔令欽題周必大二老堂雜志

釋貫休觀李翰林真二首日角浮紫氣凜然塵外清
雖稱李太白知是那星精御宴千鍾飲蕃書一筆成
宜哉杜工部不錯道騎鯨　誰氏子丹青毫端曲有
靈屹如山忽墮爽似酒初醒天馬難攏勒仙房向閑
扃若非如此筆何以傲彤庭
蘇軾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詩天人幾何同一漚
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為兩鳥鳴相
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為少留糜之不得矧

肯求西望太白橫峩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嗔作詩一笑君應聞

春渚紀聞士之所尚忠義節氣不以摛詞摘句為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王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污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先生作太白贊則曰開元有道為少留縻之不得則肯求文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嗔二公立論正以見二公胸次也　漁隱叢話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太白其高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嘆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

饒節李太白畫像歌先生之氣葢天下當時流輩退百舍醉中咳唾落珠璣身後聲名滿夷夏青山木拱三百年今晨乃拜先生畫烏紗之巾白紵袍岸巾攘臂方出遨神遊八極氣自穩冰壺五斗霜風高嗚呼先生態絶倫仙風道骨語甚真蕭然可望不可親懸知野鶴非雞羣天寶之初天子逸先生辭去不肯屈采石江頭明月出鼓枻酣歌志願畢只今遺像粉墨間尚有英風爽毛骨宣州長史粉黛工誰令寫此人

中龍細看筆意有俯仰妙處果在阿堵中人云此畫
人莫比吳侯得之喜不寐意侯所愛豈徒爾亦惜真
才死泥滓先生朽骨如可起誰為獵之奉天子作為
文章文聖世千秋萬古誦盛美再拜先生淚如洗振
衣濯足吾往矣
陳師道和饒節咏周昉畫李白真詩君不見浣花老
翁醉騎驢熊兒捉轡驥子扶金華仙伯哦七字好事
不勝千金摹青蓮居士亦其亞斗酒百篇天所借英

姿秀骨尚可似逸氣高懷那得畫周郎韻勝筆有神
解衣磅礡未必真一朝寫此英妙質似悔只識如花
人醉色欲盡玉色起分明尚帶金井水烏紗白苧真
天人不負更着山巖裏平生潦倒飽須園禁省不識
將軍尊袖手猶懷脫靴氣豈是從來骨相屯仰視雲
空鴻鵠舉眼前紛紛那得顧是非榮辱不到處正恐
朝來有新句勿言身後不要名尚得吳侯費百金江
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　文獻通考後村劉氏曰陳後山題太

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我吟後來不是身陸沉勝士謂魏德操按德操詩去手汙吾足之作大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沉耶似非篤論

周紫芝李太白畫像二首欲與天仙論等差短長何止但詞華誰人解屈將軍手為脫烏皮六縫靴　少陵詩瘦平生苦太白才高一醉間捉得江心波底月却歸天上玉京仙

李俊民李太白圖謫在人間凡幾年詩中豪傑酒中仙不因采石江頭月那得騎鯨去上天

李端甫李白扇頭巖冰澗雪謫仙才碧海騎鯨望不回今日霜紈見遺像飄然疑自月中來

王彜題李太白像青天無人代天語一星西落銀雲渚嫦娥戲弄青瑶波傾向人間金巨羅龍孫醉吸海為酒日月雙飛織錦梭仙鬼千年王母宴謫來醉卧金鑾殿玉環腮上桃花小玉尖香膩龍涎硯靴塵煖撲貂璫兒踏破青天捉月飛一聲叫斷扶桑雞梅枯化作蓬萊雪夢裏長庚大如月

高啟題謫仙像妃子嗔來供奉歸金陵酒涴舊宮衣

若教直上樓船去此像人間寫亦稀

徐賁題謫仙像鼙鼓聲來已亂離錦袍脫却恨歸遲

秋風江上長吟裏不唱清平古調詞

僧大圭題太白像歌罷秦樓月滿闌天風兩袖錦袍

寬花前莫草清平調飛燕深宮不耐寒

王澤李太白像春殿龍香試綵毫詩成奪得錦宮袍

歸來笑擁如花妓因看薔薇月上高

沈周題李太白像風骨神仙品文章浩蕩人世間金鑾鸞天上玉麒麟江月狂歌夜宫花醉眼春獨輸蕭頴士不見永王璘

文徵明題太白像宫袍錯落洒春風玉雪淋漓㳽酒容殘夜屋梁樓落月碧天秋水洗芙蓉麒麟豈是人間物眉宇今從畫裏逢一語不酬千載話匡廬山下有雲松

宋濂李太白像贊元行臺治書侍御史亦憐真班所

藏李太白像係秘閣傳本吾友危君太樸嘗為之贊
自後流落於金陵駱氏酒家洪武己酉秋郡士王宗
溥購獲之尋以摹本見貺因造贊曰長庚降精下為
列仙陵厲日月呼噏風烟錦衣玉顏揮毫帝前氣吞
閹豎視若烏鳶頓挫萬象隨機回旋金童來迎絡節
翠壇下土穢濁孰堪後先㸌然一笑騎鯨上天
唐韓幹畫御府所藏有李白封宫圖宣和畫譜
賀知章李白合像不知誰作

樓鑰題賀監李謫仙二像詩不有風流賀季真更誰
能識謫仙人金龜換酒今何在相對畫圖如有神
斗酒澆詩動百篇鑑湖牛渚兩俱仙早知今日猶相
對不向嵇山回酒船

李白送别杜子美圖

華𡵚題李白送别杜子美發魯郡圖杜陵有客才名
早郄與東山李白好短褐飄飄泗水春登臨落日同
傾倒浮踪轉盻各飛蓬石門一别風烟渺同心之誼

袪形骸相期直在雲霞表渭北江東日渺茫王孫不見凄芳草由來造化蹟英賢柰爾風流天地老

李白脫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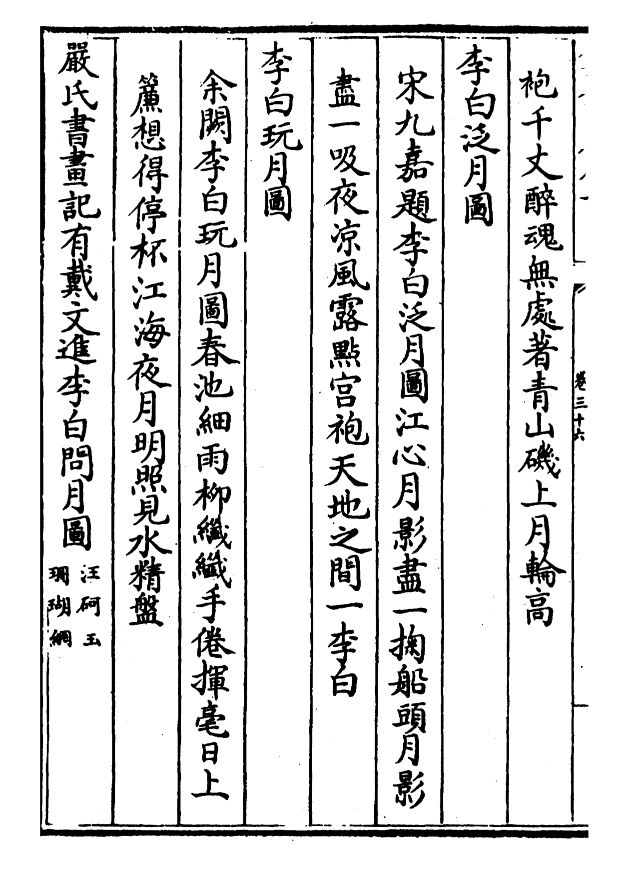
陳旅題李白脫靴圖威鳳翔寥廓妖蟇窟廣寒翻令趙飛燕無處倚闌干

李白還山圖

劉秉忠太白還山圖一片靈臺照世明共傳太白是元精心中有道時時樂眼底無塵物物清千首未知

詩作癖百杯尋與酒為盟長安多少風和月不盡先
生吟醉情
李白騎驢圖
元好問李白騎驢圖八表神遊下筆難畫師朐次自
酸寒風流五鳳樓前客枉作襄陽雪裏看
郃竇太白像仙人騎驢如騎鯨睥睨塵海思東瀛等
閒相逢但叱咤誰知萬古千秋情醉來天地小於斗
鞭策雷霆鬼神走豪奇自比齊東人大雅猶懷魯中

叟青春想像華清宫解識仙人圖畫中拍浮緑酒喚
不醒葛巾颯颯生天風
喬仲常有李白捉月圖畫繼
蔡珪太白捉月圖寒江覓得釣魚船月影江心月在
天世上不能容此老畫圖常看水中仙
程鉅夫謫仙捉月圖牛渚磯前白錦袍蛾眉亭上月
初高江波滿眼平如地醉倒長庚一世豪
王惲李白捫月圖詩中無敵飲中豪四海飄蕭一錦



袍千丈醉魂無處著青山磯上月輪高

李白泛月圖

宋九嘉題李白泛月圖江心月影盡一掬船頭月影盡一吸夜涼風露點宮袍天地之間一李白

李白玩月圖

余闕李白玩月圖春池細雨柳纖纖手倦揮毫日上簾想得停杯江海夜月明照見水精盤

嚴氏書畫記有戴文進李白問月圖

張以寧題李白問月圖誰提明月天上懸九州蕩蕩
青無煙天東天西走不駐姮娥鬢霜垂兩肩中有桂
樹萬里長吳剛玉斧聲閑閑顧兎杵藥宵不眠天翁
下視為爾憐頗聞昔時錦袍客乃是月中之謫仙帝
命和予羽衣曲虹橋一斷心茫然竹王祠前霧如雨
躑躅花開啼杜鵑月在天上缺復圓人間塵土多英
賢舉杯問月月不言風吹海水秋無邉滄波盡捲金
尊裏清影長隨舞袖前相期迢迢在雲漢嗚呼此意

誰能傳騎鯨寥廓忽千年金薤青熒垂萬篇浮雲起滅馬足異終古明月懸青天

張以寧題李白問月圖青天出皓月碧海收黴煙舉杯一問月我本月中仙醉狂謫人世於今幾何年桂樹日已老我别何當還兎藥日已熟我鬢何由玄追夜郎外垂光一何偏問月月不語舉杯復陶然青天自萬古皓月長在天明當蹋倒影飛步崑崙巔

李白獨酌圖宣和所藏李伯時筆 元遺山集

元好問太白獨酌圖謫仙去世三百年海中鯨魚渺

翩翩豈知龍眠天馬筆忽有玉樹秋風前金鑾歸來

身散仙世事悠悠白髮邊會稽賀老何處在千里名

山入酒船清景已隨詩句盡風流合向畫圖傳往時

長安酒家眠焦遂不狂張不顛想得三更風露下醉

和江月英江烟

王惲太白獨酌圖九重春色醉仙桃何似江山照賜

袍千丈氣豪愁不管青山磯上月輪高

李白醉飲圖

詹同李白醉飲圖百川鯨吸散清狂豈但文章萬丈
光散是有功唐社稷眼中先識郭汾陽

李白扶醉圖

李東陽太白扶醉圖半擁宮袍拂錦韉有誰扶醉敢
朝天玉堂記得風流事知是吾宗老謫仙

李白醉歸圖

吕子羽李白醉歸圖春風醉袖玉山頽落魄長安酒

肆迴忙殺中官尋不得沉香亭北牡丹開

劉秉忠太白醉歸圖五斗先生未解醒一生愛酒不曾醒人間詞翰傳名字天上星辰莘性靈雁帶煖回波泛綠燕銜春至草抽青紗巾醉岸南山道幾處哦

詩補畫屏

顧觀太白醉歸圖歌成巧樂倒金壺並鑾宮官馮上扶樂部餘音隨彩旆仙班小隊下清都長庚萬丈文章燄後世千年粉墨圖江左青山舊時月一杯誰慰

客墳孤

王惲李白醉歸圖雲陣横陳大渡河一書能解六蠻

和仙韶莫訛君王寵七寳莊嚴未是多

陳顥太白醉歸圖偶向長安醉市沽春風十里倩人

扶金鑾殿上文章客不減高陽舊酒徒

李白舟中醉卧圖

劉秉忠太白舟中醉臥圖仙籍標名世不收錦袍當

在酒家樓水天上下兩輪月吳越經過一葉舟壺内

乾坤無晝夜江邊花鳥自春秋浮雲能蔽長安日萬事紛紛一醉休

李白酒船圖

趙孟頫題太白酒船圖二首載酒向何處稽山鏡水邊若為無賀老興盡便回船　瀟洒稽山道風流賀季真相思不相見愁殺謫仙人

李白扁舟圖

宋無太白扁舟圖錦袍烟艇夜郎西酒思金鑾入直

時不道相思杜陵老愁吟落月屋梁詩

潘伯修題李伯時畫太白泛舟小像李白自號謫仙人更得龍眠為寫真一箇青蓮初出水千年金粟再來身胷中元氣詩如海物外還丹酒借春一笑掀髯緣底事桃花潭上見汪倫

李白納涼圖

陳高題太白納涼圖六月炎天飛火烏土焦石爍河流枯邇來衰病更畏熱呼叫欲狂揮汗珠飲氷嚼藕

廢朝夕小室如爐眠不得閒將圖畫懸四壁漫想深
山好泉石就中此圖尤絶奇青林飛瀑吹涼颸何人
展席坐蒼蘚乃是謫仙初醉時露頂裸裎揆羽扇仰
看雲生白戍練松陰如雨毛骨寒豈識人間絆促倦
只今匡廬道阻修雁蕩天台近可遊便欲致身卭壑
裏挂巾石壁繼風流
李白泰山觀日出圖
段輔題李白泰山觀日出圖岱宗鬱鬱天下雄謫仙

落落人中龍兹山兹人乃相從氣奪真宰愁豐隆玉
堂一任雲霧封長嘯飛渡秦皇松夜呼日出滄海東
再為斯世開鴻濛釣天帝居深九重醉舞踏碎青芙
蓉天孫玉女為斂容却視五岳秋毫同長鯨一去不
復逢乾坤萬里號秋蟲當年咳唾留絶峯至今樹石
生春風我欲追之杳無蹤不意邂逅會此中屋梁六
月依然空
成化戊戌仲秋姚子購得趙孟頫所製李白廬山觀瀑

圖尺紙而匡廬五老宛如目擊妙入神品國朝鉅公珠玉輝映誠古圖史中之奇品也姚綬穀庵集

王世貞爾雅樓所藏名畫有錢舜舉李白觀瀑圖珊瑚網

錢選舜舉寫李青蓮觀開先瀑布圖無論此君神采欲飛動即一騎一從亦見生色唯兩瀑不甚雄乏直下三千尺勢當由小寤邊幅耳圖後綴舜舉一詩不免蛇足又有劉文成宋文憲胡文穆題詩皆名手而首則解大紳印記及小楷五字極佳當是劉宋題後歸大紳而文

穆始題之耳後為上海朱太學邦憲家物邦憲予故人也白皙美姿容酒態絶出青蓮上詩亦雁行沒可二十年矣嗣子上林家教舉以遺予噫在人間世作太白觀在上林所作邦憲觀亦可也予何所與為成二歌題後還之上林聊寓雪鴻之跡而已弇州續集

張黄門靖之先生性喜繪事不輕與人點染余曾見其李白看廬山瀑布圖泉壑樹石縱横森布一唐帽紅衫人仰面掀髯豪態溢出知其有傾河倒峽之氣鬱盤於

朒也紫桃軒雜綴

張翥題李白觀瀑泉圖玻璃杯中春酒綠醉墨淋漓牡丹曲平生合置七寶牀白紵烏紗美如玉阿瞞荒宴百不理寧計宮花銜野鹿何物老嫗生此兒偷向金雞帳中宿高將軍鞾奴隸耳誤使脫靴吾所辱要留汗韈蹋鯨魚鼠子何堪煩一蹴尋常溝瀆不可濯何處容伸遭汙足翩然却下匡廬雲五老峯前看飛瀑

僧大訢題太白觀瀑布圖我本白雲人見山每回首
披圖得松泉感我塵埃久我家只在九江口從此扁
舟到牛斗𫑘愁天下銀濤堆石轉雲崩萬雷吼水行
地底不上天龍泓豈與滄溟連風葉無聲飛鳥絶月
光雲影天茫然丈人何來自空谷謫仙招隱當不辱
林梢噴雪舞飛華尚想隨風唾珠玉馬首青山如喚
人歸來好及松華春泉香入新釀解公頭上巾令者
孰不樂荒墳委荆榛遂令畫師意萬古留酸辛酸辛

復何益東海飛紅塵

劉基題李太白觀瀑布圖憶昔李謫仙泛舟彭湖東

遂登廬山頂直上香爐峯遥望瀑布水自天垂白虹

大聲回九地浮光散虛空萬木震辟易千崖殷鐘鏞

清凉入肌骨如歸廣寒宫賦詩留人間至今響颯颯

丹青極摹寫欲代元造功逸駕不可追舉頭睇飛鴻

倚歌無人和引袖垂長風

宋濂題李太白觀瀑布圖長庚睒睒天之章精英下

化為酒狂匡廬五老森開張銀河萬丈挂石梁下馬
傲睨立欲僵聳肩袖手神揚揚憶昔開元朝上皇宫
中賜食七寶牀淋漓醉墨蛟龍驤人疑錦繡為肝腸
麾斥力士如犬羊營營青蠅集於房金鑾不復承龍
光并州幸識郭汾陽不幸丹陽逢永王大風吹沙日
為黄狻猊哀啼聞夜郎蒼天欲使詩道昌頓挫萬物
歸奚囊何處更覓延年方北海天師八尺長芙蓉作
冠雲為裳授以藥笈青琳瑯蓬萊屹起滄海洋羣仙

遲汝相翺翔誰將粉墨圖緗緗顧我一見心悵悵詩

成仰視天茫茫夜半太白生寒芒

方孝孺題李太白觀瀑圖天寶之亂唐已亡中興幸

有汾陽王孤軍疋馬跨河北手扶紅日照萬方凌烟

功臣世爭羨李侯先識英雄面沉香亭北對蛾眉眼

中已見漁陽亂故令邊將儲虎臣為君談笑清胡塵

朝廷策勳當第一珪組不敢縻天人西遊夜郎探月

窟南浮萬里窮楚越雲山勝地有匡廬銀河挂空洒

飛雪醉中信馬踏清秋白眼望天天為愁金閨老奴

汚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英風逸氣掀宇宙千載人

間寧復有夢魂飛度南斗旁笑酹盧山一巵酒雲松

可巢今在無九江落照連蒼梧欲從李侯叫虞舜盡

傾江水洗寰區

王世貞題錢舜舉太白觀瀑圖匡廬萬古瀑太白千

秋才兩奇偶相值後人何有哉及展舜舉圖怳登文

殊臺立起青蓮枯來聽萬壑雷始知丹青力可以迴

寒荄

王世貞爾雅樓所藏名畫有周官飲中八仙圖 珊瑚網

鄭虔遺跡傳世絶少新都王氏藏虔竹溪六逸卷紙本淺絳色極佳後有蘇子瞻題跋米元暉鑒定紹興御府等印記 清河書畫舫

錢舜舉有竹溪六逸圖 都穆寓意編

陳旅題竹溪六逸圖千畝松篁野徑開一溪流水碧于苔山樽共醉徂徠石何用楊妃七寶杯

舊有唐人出遊圖謂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岑參六人多畫七賢不知第七人為誰或云是潘逍遥然未見據樓鑰攻媿集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為即竹林七賢屢有人持其畫來求題跋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即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為畫爾姜南賔舉人曰是開元間冬雪後張説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

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遥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玉堂漫筆 琦按開元時太白未嘗至京師至天寶改元則張説已亡矣安得有並轡出藍田關事至攻媿集所載之七人其生死先後更不同時益出自後人以生平所慕好者而妄指以實圖畫中人何足據乎

論七賢過關圖者多矣會稽劉孟熙霏雪録所載差詳益黄山谷嘗題之曰眉山老書生作此圖人物各有意

態又謂七子者皆詩人此筆乃少邱蜜意以為趙雲子之苗裔摹擬漸密而放浪間遠則不逮其言止此不指為誰某也元曹文貞公伯啓集有詩曰清談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底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意指當代清談之流不知何據今漢泉集乃無此詩不知有别本否也録又稱虞邵菴有題孟浩然像詩曰風雪高堂破帽温七人圖裏一人存又稱國初唐愚士有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閽蹇驢驄馬襟山㟁瀛洲學士

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則是皆以為唐人吳子觀雪樓程鉅夫集有詩曰長庚自是謫仙人子美逢時稷契臣風雪茫茫五君子醉吟猶得繼清塵又嘗聞吾友倪文毅公岳稱其父文僖公嘗見舊圖人各有標目有王維史白者而不能悉記也吾甥崔禮部傑世興近得錢舜卿白描卷自題曰七賢相顧度關時正是天寒雪又飛大抵功名俱有分跨鞍何事不知歸卷後西河李進者題長句有曰開元天寶全盛時閶闔卷陌皆能詩又曰

承平何事有行役况復衝寒欲何適無乃漁陽兵亂後奔走天涯共為客又曰宋公七言變風雅崔李王岑名相亞誰言行輩不同時雪裏芭蕉古曾畫又海鹽李孟璿題曰摩詰也知偏善畫謫仙應是最能詩又三山恭懋題曰輞川圖繪吳興畫太白文章檇李詩海鹽季季衡曰謫仙之問詩無敵輞川繪事尤難匹高岑崔史總奇才豈少佳章紀行役大抵以為唐人也今此圖摹寫偏天下而牛驢羸馬氊裘大帽關山風雪之狀皆畧相

似益必有所本者而鑒賞考索之家竟不能得其本末何哉崔甥問以質予予亦不能悉也姑輯舊聞以俟李東陽

七賢過關圖跋

七賢過關事不經見於書傳而畫家乃徧傳於好事者之家究其姓名未的其誰何先師李文正公甞辨之慎近見洪武中高得暘題錢舜舉寒林七賢圖古風云尚疑高李六君子當時未見潘逍遥道同氣合志相感雖曠百世如同僚畫史貌出有深意况自昔日傳今朝屋

梁落月見顔色妙氣不待窮摹描又熊直題云七賢之名奚所徵七賢去國身何輕歳晚征逐天雨雪數騎聯翩行欲歇不如灞陵橋上翁破帽吟詩自清絶惜哉命不偶奔走半道周人生遇坎軻窮苦奚足尤左遷與投散逐者良悠悠他人未足説所惜柳與劉天涯相聚一回首往事于人亦何有莫念元都舊種桃且往愚溪賸栽柳風流畫史真絶倫毫端點染太精神據此則高適李白孟浩然與劉禹錫柳宗元不同時潘逍遥宋人又

在後矣合而圖之繆甚亦不足深辨也博雅之士賞其畫則可必湊合姓名不亦鑿乎（楊升菴集）

右記圖畫三十二則

太白祠在彰明縣治南（四川總志）

銅陵縣有寶雲寺李白祠堂在焉（周必大乾道庚寅奏事錄）

李白祠舊在銅陵縣五松山後移置縣學之側（一統志）

李綱遊五松山觀李太白祠堂詩大江東南流鼓枻

江水上薄遊五松山獲見謫仙像嗚呼天寶間治亂

如反掌兵戈暗中原豪傑多長往謫仙當此時逸氣溢天壤脫身來江東縹緲青霞賞作詩幾千篇醉筆籠萬象迄今有遺祠識者共瞻仰嗟予豈後裔愚拙誰復尚珥筆玉殿螭謫官閩嶺瘴荷恩許生還冒險理歸槳於焉覲仙風足以慰遐想願言繼清芬何由挹英爽

戴禺五松山太白祠堂詩艤舟來訪寶雲寺快上山頭尋五松捉月仙人呼不醒一間老屋戰西風自注太白

讀書之地詩有要迴長舞袖拂盡五松山即此地也

李白書院有四一在貴池苦竹嶺一在青陽九華山化城寺西斷碑存焉一在銅陵五松山一在石埭杉山江南通志

李翰林祠在寧國府涇縣震山祀唐李白江南通志

李白祠在漢陽府郎官湖北宋咸淳間學官蕭鑒因其亭久廢重建祠塑太白像一統志

范椁題郎官湖李白祠詩當時郎官奉使出咸京仙

人千里來相迎畫船吹笛弄綠水何意芳洲遺舊名
唐祠蕪沒知何代惟有東流水長在黎侯獨起梁棟
之彷彿雲中昔軒蓋南飛越鳥北飛鴻今古悠悠去
住同富貴何如一杯酒愁來無地酹西風大別山高
幾千尺隅城正與祠相值青猿夜抱月光啼挂在東
湖之石壁黎侯本在斗南家枕戈猶自憶煙霞祇擬
將身報天子不負胷中書五車昨者相逢玉關下別
來幾日秋瀟灑黃葉當頭亂打人門前繫著青驄馬

君今歸去釣晴湖我亦明年辭帝都若過湖邊定相見為問仙人安穩無

屈又升太白祠詩翰林餘俎豆宮錦至今香光復真由汝功名亦可王山川增氣勢風雅有輝光一片郎官水風流未忍忘

太平府有謫仙樓即采石山太白祠始基於唐明正統間巡撫周忱建清風亭於江滸祀之

皇清順治間燬知府吳李瀛命僧募建江南通志

程大約采石阻風謁太白祠詩北風遥阻渡江船因

喜從容覲謫仙一代詩名誰與共千秋酒態自堪憐

錦袍却憶清波映玉貌長瞻白日懸欲薦渚蘋行又

迫不堪回首隔雲烟

屈又升采石題太白祠四首才人自古蛟龍得太白

三閭兩水仙辭賦已同雙日月精靈還作一山川江

間絶壁丹青出木末飛樓俎豆懸千載人稱詩聖好

風流長在少陵前 朱紫陽嘗謂太白聖于詩祠上有亭當翠螺山頂予因題曰詩聖亭

英雄有命在文章豈惜飄零蜀道長談笑不須同
太傅功名自可比汾陽青蓮一去無仙客金粟重來
只醉鄉白玉盤中雙照影輸君華髮似秋霜　牛渚
西江月色新清光常見謫仙人詩多諷諫因天寶道
在佯狂得季真金錠已銷飛燕口錦袍空映鳳凰身
垂輝不用多刪述天與英雄只老春　樂府篇篇是
楚詞湘纍之後汝為師烏棲豈寫亡吳怨猿嘯唯傳
幸蜀悲湘水蒼茫投賦地霜林寂歷禮魂時重華一

別無消息終古魚龍恨在茲

王士禎太白祠詩白也祠堂在前臨牛渚磯風流映

江左山水尚清暉小謝東田近開元舊事非姑溪好

風月遊子亦忘歸

端宏謫仙樓詩謫仙樓閣倚江頭一度登臨一繫舟

遺像有涯天地老雄才無敵古今留天門雨過雙蛾

出牛渚潮平萬馬收倚徧闌干追往事斷雲殘照若

為愁

李東陽采石登謫仙樓詩江天日暮雨蕭蕭城邊野亭春寂寥浮雲東來蔽江色明月墮地誰當招我懷古人坐不寐鯨背之子神仙標風鬐露鬣事恍惚豈有赤脚凌青霄舉杯問天天不語予亦沉吟俯江渚縱有神仙亦妒才不然豈謫來中土昭陽殿前牝雞午老鳳低飛入簾戶網羅横空鎩其羽雝雝和鳴竟何補燕雀之輩安足數平生豪氣隘九區寸地未可容公軀有才如此不得意自古非一誰當吁杜陵野

老憐才客思君不負青山色千古波濤百丈深至今猶恐蛟龍得英雄一去俱陳迹楚水吳山眼中碧鳳去龍飛不復還仗劍悲歌竟何益

王寵月夜謫仙樓詩秋月出海珊瑚明舉眼忽見太白精雲光錯落照顏色草堂拂拭蛟龍驚修眉玉頰桃李春虬鬚如戟真天人屋梁落月想像真彷彿猶得交其神我聞王孫豪氣昔如龍天然不與凡骨同江湖落魄黄金盡昂霄吐氣成飛虹蓬萊閬苑在掌

上長覺兩腋生清風天子不能屈四海不足容飄飄

九華山自有青芙蓉獨留神采照天地令人萬古如

相逢

鄭廣謫仙樓上作昔日曾聞太白樓偶經牛渚暫維

舟攀巖竹樹襟前動躡磴風雲脚下浮圖畫兩間驚

絶調龍蛇千載枕寒流夜郎遷客留遺像記取人豪

據上游

太平府采石鎮唐賢坊神霄宮内有太白祠宋嘉泰年

建江南通志

唐拾遺李白祠在太平府治青山麓每歲清明前一日祭太平府志

李太白祠堂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尚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蓊亦青山之别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有道帽氅裘侑食於側者郭功甫也陸放翁入蜀記　按郭功甫名祥正當塗人舉進士元豊中知端州元祐初階至朝請大夫請老歸

家青山下其生也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名句圳俊逸梅聖俞嘗稱之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有贈功甫詩曰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塚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熟識汾陽王納官贖死義難忘今觀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工文章死生往復如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

益用其事後人以功父配享太白以此哉

隆慶府有李杜祠按劔門題詩以太白子美為重而世未有並祠之者會後李參預壁得所賜阜陵御書蜀道難又從李左史得趙忠定汝愚大書劍門詩因建祠刻二書予前榜其堂曰文焰取韓退之詩語也方輿勝覽

李杜祠在秦州天靖山玉泉觀祀李翰林白杜工部甫

陝西通志

楊恩李杜祠詩吁嗟天水一抔土兩賢遺跡留今古磊落崎嶔千載人流離奔走一生苦淋漓醉墨帝王前怨起清平第二篇言路豈能留闇相覆師不見濤斜川禍福自掇寧自保當時無乃感草草失脚千重雲霧深去國一日乾坤老蜀道崎嶇走欲僵何日金雞下夜郎耒陽縣外船難進采石江頭事可傷當時

不得一日樂後世徒瞻萬丈光秦川城下聊迴步手

拂塵埃開像塑安知天靖山頭今日祠不是二賢昔

日經行處並袂聯榻儼若生安得杯酒一相賡瓣香

拜罷高回首滿目山川無限情

濟寧州太白樓旁有二賢祠祀唐李太白賀知章一統志

二仙祠在寧國府治後祀謝朓李白江南通志

五賢祠在寧國府敬亭山祀南齊謝朓唐李白韓愈宋

晏殊范仲淹江南通志

三賢祠在開封府城東南三里吹臺上祀唐李白杜甫高適以天寶中三人相遇於梁宋間共飲吹臺上酒酣悲嘯懷古賦詩後人因立祠以祀之河南通志

十賢堂在綿州學東繪龎統蔣琬杜微尹默李白陳該蘇易簡王仲華歐陽修黄庭堅十人之像以祀之一統志

思賢堂在綿州治東内繪揚雄杜甫李白樊紹述蘇易簡歐陽修司馬光蘇軾唐庚九賢之像以祀之一統志

尊賢堂在嘉定州治有唐李太白等人畫像一統志

名世堂在潼川府治畫屈原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嚴君平陳子昂李太白蘇子瞻八人方輿勝覽

思賢樓在劍州東北七十五里劍門關水門上有張載李白杜甫柳宗元畫像一統志

安賢祠在寧國府南陵縣開化寺祀張廵李白杜牧李經何時吳景江南通志

右記祠廟二十二則

太白事蹟自新舊二史外其雜書所載半出于好事

者偽篆乃愛古嗜奇之士多樂引之非以其人可思慕故耶余既采正史及諸家文集之傳信者以補薛氏年譜之闕其附會叵信及流傳細瑣諸事另録為外記一卷并蒐輯後人詩賦碑記綴于其下自笑不免為蛇畫足盎亦愛古嗜奇之癖有明知而故蹈者曹石倉作萬縣西山太白祠堂記有云事在有無語類不經人心愛之夸詡為真樹若曾倚其色敷榮泉若曾酌其聲清泠數語余最喜其警策夫非其人為

人所深思而極慕者何以能至是後之人茍得斯意以讀斯編一展卷而太白宛然在矣彼事之雜于真偽有無又遑論乎哉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六

跋五則

太白詩文當天寶之末嘗命魏萬集録遭亂盡失去及將終取草藁手授其族叔陽冰俾令爲序者乃得之時人所傳録于生平著述僅存十之一二而已然其詩要皆膾炙人口而無闌入他人所作可知也陽冰序中不言卷數舊唐書李白列傳云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時新唐書藝文志云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録乃樂史作序則云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為草堂集十卷豈其時

草堂原本已有亡其半者抑或未亡而後人并為十卷耶史别收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相校勘排為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又于三館中得其賦表書序等文排為十卷號曰李翰林别集凡得詩七百七十六篇雜文若干篇熙寧中宋敏求廣捜逸稿又得詩二百二十五篇并其舊集總為編次題以類别析為二十四卷雜文六十五篇析爲六卷共三十卷篇數雖多于舊然不免闌入他人所作元豐中晏知止為蘇守出其本刻之郡中

廣行于代樂史本後佚不傳陳振生書録解題言其家藏李翰林集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為詩後二十卷為雜著其本最爲完善余嘗臆擬其分卷與樂史本相符豈即樂史本耶陳氏又言其首載李陽冰樂史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記卷末有宋祁新史本傳而姑熟十咏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兼綴以東坡辯語夫宋與曾蘇三公皆生樂氏後據此驗之即使其本出自樂氏已為後人增益而非咸平中所

定之原本矣楊升菴集中亦言其家藏太白詩有樂史本最善未知即七百七十六篇之本否今之傳世者皆宋氏增定之本也噫自樂氏校勘之本出而草堂原本遂湮自宋氏分類之本出而樂氏之本又亡後起之士欲求古本而觀之有若丹書緑圖邈然不可得見能無為之慨嘆哉

李詩全集之有評自滄浪嚴氏始也世人多尊尚之然求其批却導窾指肯綮以示人者十不得一二其有註

自子見楊氏始子見名齊賢永州寧遠人古春陵城在其地故稱春陵楊齊賢云宋慶元五年進士兩應制試第一執政以賢良方正薦授通直郎繼之者粹齋蕭氏作分類補註李太白集附楊註後合刊之粹齋名士贇一字粹可贛州寧都人淳祐進士蕭立之之仲子潛心為學入元遂隱居不出蕭譏楊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録詩詞為祖併引用杜詩僞蘇註之非因為節文而存其善者今所傳楊註非全文也然蕭註亦不能無冗泛踳駮處明季孝轅胡氏作李詩通二十一卷頗有發明及駁正舊註之紕繆最為精確但惜其不廣胡名震亨

號遯叟浙江海鹽人萬歷丁酉舉人累官兵部職方員外郎選本則有愈光張氏之李詩選張名含雲南永昌衛人正德丁卯舉人選而評則有泗源應氏之李詩緯應本朝康熈間人余所見祇此夫自太白至今已及千載後人評註寧僅僅止此大抵散亡磨滅而不傳者有矣即傳而余所未見者又不知其有焉否耶

宋時李詩刋本始自蘇守晏公所謂蘇本也其後又有蜀本有當塗本據書錄解題謂其時蘇本已不復有家藏蜀刻有大小二本卷數相同首卷專載碑序餘二十

三卷為歌詩六卷為雜著末有宋敏求曾鞏毛漸題序以此考之而知蜀本葢傳自蘇本云晁公武讀書志謂近時蜀本附入左綿邑人所裒太白少年詩六十篇而書錄不之及似其本又在陳氏所藏二本之外蕭粹齋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縣所刋楊齊賢註本斯又蜀刻而有註者之一種其當塗本周益公二老堂詩話謂當塗太白集後有續刻司空山瀑布詩一首陸放翁渭南集中一䟦謂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多謬誤宋刋之

見于書傳而可考者有此數種今則漸已銷亡不能復覩流傳于世者惟蕭氏註本為多其本按古賦八篇列于前為一卷次以歌詩二十四卷凡二十五卷而止明嘉靖間吳中郭氏取而重刋之以其註之泛且複也刪節約半于古風五十九首增入徐昌穀評語又取雜文五卷另為編次附其後共成三十卷跋云是集三十卷余合別集而成之者緣舊註繁雜倣徐廸功先生古風例將不切題義者刪去且恨其文之不載史以別集編次五卷附于詩後俾成全書冀四方觀者免瀚漫分散之嘆嘉靖癸卯春正月吳人郭雲鵬謹識嗣後有依郭氏增

刪之本而刊者為霏玉堂本有依舊註原本而刊者為五几山人本為長洲許元祐本有全去其註且分析其體為五七言古律絶句者為劉世教本劉書雖鈌訓詁然校訂同異改正譌舛殊見苦心又余三十年前于古書肆中見有毛氏汲古閣刊本問其值書之主人亦數十年前所稱時文名士也性頗怪傲邂逅間不可遽售余念毛氏所梓書多本宋刻有與俗本異者足以資考訂另託友人往問則益不肯售友人謂予毛氏刻去今

未遠其印本行世者尚多何難別購而乃刺刺不休儼若借荆州于彼哉洎求之歷年竟不能得追憶前書不知歸于誰氏架中噫板行之書甫及百年佹得佹失殆有緣在耶會姑蘇繆氏獲崑山傳是樓所藏宋刋本重梓行于時其書字畫悉倣古刻精整可玩賈人漬染之宛然故紙翦去卷尾重刋諸字及弁首小序偽作宋板以欺人不知者多以重價購去其本叙次先後卷帙多寡與蕭郭二本稍異而與陳氏所言蜀本相合即非蘇本

亦蜀本也第不知較汲古閣本何如其中亦有譌字顯然誤筆未正者據序尚有考異一卷然未付剞劂俟之多年竟不出序云李翰林集三十卷常山宋次道編類而南豐曾氏所考次者也歲久譌缺俗本雜出增損互異無所是正余嘗病之癸巳秋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重加校正梓之家塾其與俗本不同者別爲考異一卷庶使讀是編者不失古人之舊而余亦得以廣其傳焉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吳門繆日芑題于城西之雙泉草堂茲本自二十五卷以前畧依蕭本雜文四卷畧依郭本而以繆本參訂其間郭本雜文五卷今依繆本合序文二卷爲一卷別採蕭本所逸而繆本有者

得詩九首繆本較蕭本多十首其送倩公歸漢東一絶已載序後不復重録故祇九首及他書所錄集外諸作彙為拾遺一卷以合三十卷之數友人詰予嘗非宋氏本闌入他人所作今拾遺所蒐緝確知其偽槩收錄之而不忍棄何耶予曰是不相妨也昔人編韓柳集者咸有外集附于後錢非純作杜詩箋註亦附錄逸詩四十八篇皆有偽作在其間夫不慊于宋者為其混之而至于不可別也若先別之而使其無可混正足以資後學之考核而甄別其裁矣夫又何尤

南豐曾氏序謂太白詩之存者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今蕭本詩祗九百八十八篇繆本祗九百九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數賦與文六十六篇較舊文又多其一疑非曾氏所攷次原本矣意者曾氏并數魏萬崔宗之崔成甫三詩于內故云千有一篇其送倩公歸漢東序已冠于小詩之首序中不應重見而後人誤增人之歟世稱太白斗酒百篇計其詩章不下萬餘陽冰作序已云十喪八九今集中所存若長干行去婦詞送别

軍行等作互見他人集中若懷素草書等作詞意淺鄙與太白手筆判若仙凡復雜然並列東坡嘗言太白詩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說者以咎宋次道貪多務得之所致嗟乎真者不能盡傳傳者又未必皆真更有妄庸之人憑臆而談舉其佳者識識焉妄以為贗顛倒錯謬以眩後人之心目不尤可怪哉昔人稱太白天才英麗其詩逸蕩儁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真偽余以為才不儁識不卓學不充則是非淆

雜視朱若紫混鄭為雅者多矣學者欲區別其真贋而無所差失寧可輕易言之歟

世之論太白者毀譽多過其實譽之者以其脫子儀之刑責俾得奮起而遂以成中興之功辱高力士于上前而稱其氣蓋天下作清平調宮中行樂詞得國風諷諫之體毀之者謂十章之詩言婦人與酒者有九而議其人品汚下又謂其當王室多難海宇横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任氣狂醉花月之閒視杜少陵之憂國憂

民不可同年而語試為平情論之識子儀為豪傑之士
救免其刑責而力為推奬知人之明誠足稱矣若夫雲
蒸霧變甚大難而奏膚功為一朝名佐太白初亦不料
其至是謂中興勲業太白與有力焉此豈通人之論哉
力士獲寵于君士大夫趨附焉太白醉中令其脱靴儼
以僕隷相視此其平日必先有惡之之念存于中故酒
酣之後忽焉觸發而故于帝前辱之其氣可謂豪矣然
非沉醉亦未必若是後人深快其事而多為溢美之言

以稱之然核其實太白亦安能如論者之期許哉若夫清平調宮中行樂詞皆應詔而賦者其辭以富麗為工其意以頌美為主刺譏之語無庸涉其筆端理也或乃尋撦其引用之故事鉤稽其點綴之虛詞曰此為隱諷此為譎諫支離其語娓娓動人然按之正文皆節外生枝杳無當于詩人之本意殆有似夫讒人險士吹毛洗垢而求索其疵瘢以為口實者馴致其弊為梗于語言文字者不淺不但有悖于溫柔敦厚之教而已善言詩者

駭之而勿敢道也至謂其詩多甘酒愛色之語遂目以
人品汚下是蓋忘唐時風俗而又未明其詩之義旨也
唐時侑觴多以女伎故青蛾皓齒歌扇舞衫見之宴飲
詩中即老杜亦未能免俗他文士又無論已豈惟太白
哉若其古風樂府怨情感興等篇多屬寓言意有託寄
陽氷所謂言多諷興者也而反以是相詆訾然則指楚
詞之望有娀留二姚捐玦採芳以遺湘君下女之辭而
謂靈均之人品汚下指閑情賦語之褻又指其詩中篇

篇有酒而謂靖節之人品汚下可乎若謂彼皆有所託
而言之爲無害則太白又何以異于彼耶至謂其當國
家多難之日而酣歌縱飲無杜少陵憂國憂民之心以
此爲優劣則又不然詩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無偏
或偏于多樂或偏于多憂本自不同況少陵奔走隴蜀
僻遠之地頻遭喪亂困頓流離妻子不免饑寒太白往
來吳楚安富之壤所至郊迎而致禮者非二千石則百
里宰樂飲賦詩無間日夕其境遇又異無之少陵爵禄

曾列于朝出入曾詔于國白頭幕府職授郎官太白則白衣供奉未霑一命逍遥人外蟬蛻塵埃一以國事為憂一以自適為樂又事理之各殊者奈何欲比而同之而以是為優劣耶後之文士左袒太白者不甘其説而思有以矯之以杜有詩史之名則擇李集中憂時憫亂之辭而捃摭史事以釋之曰此亦可稱詩史以杜有一飯未嘗忘君之譽則索李集中思君戀主之句而極力表揚曰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與杜初無少異此其意不

過欲揞抑李者之口而與之相抗豈知論說杜詩而沾
沾于是顛倒事實强合歲時昔人已有厭而闢之者何
乃拾其牙後慧而又為李集之駢拇枝指哉讀者當盡
去一切偏曲泛駁之說惟深涉其源流熟參其指趣反
覆玩味于二體六義之間而明夫敷陳情理託物比興
之各有攸當即事感時是非美刺之不可淆混更考其時
代之治亂合其生平之通塞不以無稽之毀譽入而為
主于中庶幾於太白之歌詩有以得其情性之真太白

之人品亦可以得其是非之實矣

乾隆己卯秋九月王琦漫識